

散文組 第二名

高一丁 鄭翌玄

醉看無常

天若不愛酒，酒星不在天；

地若不愛酒，地應無酒泉；

天地既愛酒，愛酒不愧天。——李白，月下獨酌



「啊……七點五分！」全家在我驚天駭地的慘叫聲中狼狽失措地滾下床，弟弟更是語無倫次喊叫：「我是外掃區的組長，遲到了，顏面何在？顏面何在！」爸爸以閃電般的快速換好衣服，對著亂成一團的我和弟弟精神喊話：「不准哭！不准說話，用最快的速度換好衣服然後出門，姐姐給媽媽載，弟弟給我載。」不愧是爸爸，指揮若定！全家在五分鐘內出門。

一路上媽媽用幾乎飛起來的速度飆著車，平常應該很恐怖，但想著七點半要考數學週考，隨著耳邊呼嘯過的風也就沒有感覺了；摩托車一停在校門口，鬆了一口氣看看手錶「七點二十分！媽媽萬歲！」正要揮手向媽媽再見時，發現她的兩眼迷濛、雙頰微醺，一副宿醉未醒的樣子，生氣，昨晚又喝酒！「昨晚又喝酒？」媽媽像一個做錯事的小孩眯著眼憨笑著，「找得到路回家？」她的頭如搗蒜般猛點著，之後扶正因點頭歪斜的安全帽，輕摧油門揚長而去，我確定車子沒有呈 S 型行駛在路面上，才安心進入教室。

平常爸爸捨不得管媽媽，對母親喝酒的嗜好採取縱容的態度，甚至家裡沒酒了，在她撒嬌近乎命令下幫她買回來，還炒菜給她下酒；媽媽不是失意的騷人墨客，也不是哀憐的深宮怨婦，沒有怨懟，也沒有惆悵。她只是一個直率、樂觀、自在、罵人震天價響、勇於面對自己和環境的平凡「阿桑」；媽媽喝酒純因個人喜好，所以酒過三巡後未見過她發脾氣，也不會嘶喊狂哭，只有更可愛，更像個小孩子；媽媽對酒有「三不一沒有」的原則：不在家不喝、心情不好不喝、不超過 40 度的好酒不喝，沒有風清月明不喝，以上情形很少碰到，所以常常晚上 11 點一到，必醉！

曾有一晚從媽媽的房間傳來絲絲嘆息聲，夜寒著呢！我躡著腳尖輕輕靠近她的身邊，用身體緊挨著她猛搓，企圖有些溫暖。她的床上散著一堆書，我順手拿起一本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，「媽妳每次看這本書都嘆氣！」她又輕嘆了一下，「那是一個受毛澤東絕對控制下的社會，不管那時候的人是多麼有才情，他們也會恐懼徬徨，也必須苟延殘喘，人是沒有自尊沒有自由的；我們生活在現代的台灣幸福多了，卻有太多人不知珍惜。」「媽別再嘆息，過去我們來不及參與，將來我們這一代會努力的。」說完我緊緊抱著媽媽，希望她能感受到我要努力的決心，沒想到她又嘆一口氣說：「我不幸福！」神奇，在我們家她是女王，她如果不幸福，太陽明天可能不願上升了，「我有煩惱。」更奇！「我的煩惱就是找不到煩惱可以煩惱！」這晚沒喝酒竟說起醉話來，不想理她，

回自己房間，繼續讀我的書。不一會兒，廚房傳來翻箱倒櫃的聲音，安靜後卻看見媽媽滑坐在我門沿，哀哀地說：「我知道我的煩惱是什麼了！家裡沒酒了。」很好，最好是永遠。

第二天放學回家，一進門赫然發現一瓶 58 度的高粱二鍋頭直挺挺地站在餐桌上，一股氣沖向腦門：「媽妳又買酒！」不用多加思索，當晚媽媽房裡又是一陣亢奮，吵的我無法靜心看書，非說說她不可，一踏進她的房門看見她高舉著酒杯，用高八度的聲音嘶叫：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。」醉得不輕，窗外雖然風清月明，但窗戶緊閉、簾子高掛，看不見月亮，更甬談影子了。「哪來對影成三人？」媽媽用不安定的手指著床上的兩隻博美狗，「我....加上那兩隻寶貝不就成三人。」痛苦！「姐姐，陪我划拳，海帶呀海帶、海帶呀海帶....」她興奮地像深海裡的海帶擺扭著身體，雙手掌自顧自左右揮動；58 度的高粱二鍋頭威力有夠強勁，把我老媽弄瘋成這樣；「姹紫嫣紅不耐霜，繁華一霎過韶光。生來未藉東風力，老去能添晚節香。風裡柔條頻損綠，花中正色自含黃。莫言冷淡無知己，曾有淵明為舉觴。」又想起弘一大師了，又開始感傷知己難逢，「媽妳醉成這樣，不怕弘一大師打你屁股。」「弘一大師一生自律甚嚴，有點自虐，我不喜歡他。」「你不喜歡他幹嘛唸他的辭？」「他一生慈悲，感懷蒼生，我愛他、我愛他.....人生猶似西山日，富貴終如草上霜。」說完雙手一攤，倒臥在床上，這時如果你問她下輩子要當什麼？她一定毫不諱言、直接了當告訴你她要當一個小和尚，一個沒有愛恨情仇、悠遊快活、天地來、天地去的小和尚。她一直認為相夫教子是菩薩做的事，她不但做的不好而且亂七八糟，所以下輩子一定要跟在佛祖身旁修行。

媽媽也曾立志過要戒酒。有天中午他送便當來學校，我發現他拐著腳走路一跛一跛的，我問她為什麼？她竟一派輕鬆說她昨晚掉到懸崖去了；還沒醉醒，滿嘴糊嚮。又說：「昨晚半夜我要起來喝水，感覺好像在雲中，飄飄然的，忽然一個天旋地轉，腳一踩空，我就摔在地上了，全身骨頭像散了一樣，走路就拐了阿！」我深深皺起眉，「別生氣，我戒酒就是了。」自此媽媽乖了好一陣子，直到有一天.....

一個假日爸爸帶我們去外婆家，在回台中的路上，媽媽神神祕祕的微笑著，我好奇問她為什麼？她指指一瓶用報紙包起來的東西愉快的說著：「我剛剛跟舅媽要了一瓶酒，她很爽快說好，還替我包的這麼好。」幸福寫在她臉上，仿如天上的圓月，微紅微紅的，像極了考試一百分被獎賞的孩子，我摸摸她的臉，燙燙的，再看看她眼神，她卻把焦點放在車窗外過往的車子，距上次喝酒時間有一個月了吧！回到家洗好澡累的半死，我逕自躲在房裡準備第二天的功課，正在查看課表時，客廳傳來爸爸大笑的聲音，我好奇走出房門，看見爸爸捧著肚子還在狂笑，媽媽則喪著臉，路上那個幸福的小女人完全變了樣，我本能的往桌上那瓶酒望去，三個活跳跳、滑滑稽稽的字蹦在我眼前——蔘茸酒！天！這下媽媽栽了跟斗，弟弟則在一旁涼涼的說：舅舅是中醫師，拿回藥酒本是意料。可是啊可是！笑得最大聲的爸爸卻要頂著寒風外出幫他任性的老婆買酒，唉！要老媽戒酒恐怕無期。

鐘聲一響，我順利考完數學，看著窗外的天空藍得透徹潔淨，今晚一定風清月明。我猜不透也無法深刻體會「酒」帶給媽媽的意義，但我深深明白酒醉的媽媽是快樂的、天真無邪的，大概如此，爸爸才由得她吧！又想起媽媽常說的話：飲酒似水，繁華如夢；醉看無常，遊戲人間。媽媽啊媽媽！我現在好想妳，祝福妳永遠幸福快樂。

